

陳序經著

蛋民的研究

目錄

第一章	蛋民的起源	一
第二章	蛋民在地理上的分佈	四五
第三章	蛋民的人口	五七
第四章	蛋民與政府	九二
第五章	蛋民的職業	一一〇
第六章	蛋民的教育	一三二
第七章	蛋民的家庭與婚姻	一四六
第八章	蛋民的宗教與迷信	一五九
第九章	蛋民的生活	一七〇
第十章	蛋民的歌謠	一八七

蛋民的研 究

第一章 蛋民的起源

關於蛋民起源的傳說或學說，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約有三十餘種。爲着研究上的便利起見，我們可以把它這三十餘種傳說或學說，概括爲下列六類：

- 一、是從蛋民的體格或蛋民所有艇舶的形狀說明其來源的；
 - 二、是從蛋民的蛋字解釋其來源的；
 - 三、是以爲蛋民乃由某種動物而來的；
 - 四、是以爲蛋民乃來自某一地方的；
 - 五、是以爲蛋民乃始於某一時代的；
 - 六、是以爲蛋民乃始於某種民族的別名或其支流的。
- 我們願意承認這個分類，並非一個精密的分類，因爲有些關於蛋民起源的傳說或學說，是

同時屬於上面所舉出的二類或三類者。比方，有一個傳說或學說以爲蛋民乃起源自某一時代的某一地方的某種民族。而且所謂時代地方與民族都有了密切的關係。我們若以這個學說或傳說的三種要素——時代、地方、與民族——分開爲三種類別，以說明其來源，自然會失去了這種傳說或學說的整個意義。因此之故，我們以蛋民起源的傳說或學說概括爲六類，不外是將某種傳說或學說之注重於某一方面者，而列入某種類別。比方某種傳說或學說，對於蛋民的起源雖不限於時代方面，然其主要點是偏於時代方面的，故列入時代類。總之，分類固是爲着研究學術與解釋現象上的方便，然我們也不能爲着分類而失卻某種傳說或學說的整個意義。

二

專從蛋民的體格方面說明蛋民來源的人們，以爲蛋民而特別是蛋婦臀部圓大像蛋，故曰蛋民。這種說法，本來是過於簡單而且含着一種蔑視與譏笑的態度，很難置信。

原來蛋民世居艇船，艇船裏的地方狹小，起立行走的機會很少，他們一切的日常工作，甚難有時搖艇，皆坐而爲之。而腳的運動甚少，移動多用臀部，也許經時既久，臀部較爲發育。倘若因此而謂爲像蛋，故曰蛋民，則陸居之人之有同此體態者，也可以叫做蛋民了，這豈不是濫竽之至。何況蛋民之中，也非人人具有這種體態，所以持此理由以說明蛋民的起源，除了上面所說是含着蔑視與譏笑的态度外，實沒有什麼研究的價值。事實上，要是這樣傳說是對

的，那末我們也用不着把它來研究了。

從鴛民的艇舶的形狀而說明其來源的人們，以為鴛艇像蛋之半剖形，上蓋以篷，又像其他的一半，故曰鴛艇。因為艇形如蛋，故艇家也叫鴛家。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八舟語鴛家艇條云：

諸鴛以艇為家，是曰鴛家。

雖不明言其艇如蛋，是曰鴛家，然語氣頗近此說。清乾隆年間，沈復著浮生六記裏說（卷四）……出靖海門，下小艇如剖分之半鴛而加篷焉。

他也許相信艇形如蛋，所以叫做鴛艇。英人鄧寧氏（C. T. Downing）在其所著番鬼在中國一書（*The Fan-Quai in China*, 1833）也有這種意見。（參看 Vol. I. P. 27）。此外，如英國秉欽（J. E. Bingham）所著遠征中國記（*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1842）也持此說（參看 Vol. II. P. 270）。

以艇人的艇舶的形狀像蛋，而叫艇人為鴛民的傳說，照我們的意見，只是說明鴛民之所以叫做鴛民的由來，並沒有說明鴛民本身的起源。照這個傳說看來，（一）鴛民於未用如蛋的艇之前并非叫做鴛民。（二）艇民之艇不像鴛者也非鴛民。可是事實上，據可靠的史書記載，唐以前的鴛民，不但沒有像蛋的艇，而且並非水居。同時，照我現在所知的鴛艇種類繁多，並非通通像蛋。於是可見以鴛艇像蛋而說明鴛民起源的傳說，不能置信。

三

從晉字的解釋以說明晉民的來源的有好幾種。現在略述於后：

第一種說法是以晉家乃艇家之轉音。許子一先生在貢獻旬刊第四卷第六期發表一篇短篇文章，名曰晉家考（五十頁）力主此說，今把他的幾段話抄錄於下：

考晉家亦稱艇家。艇者，亦爲說文新附字之一，小舟也，從舟，艇聲。徐鉉音徒鼎切，讀如 Ting 今粵讀爲 Tang，蓋古音之遺也。是猶庭之音爲 Tang，青之音爲 Chang 也。至如廣東香山縣土音，沙廷，地廷之廷，皆讀爲 Tang，是亦古之遺音也。詩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倩韻盼（Pan），是知倩之古音必爲 Chan 也。今人謂好爲蓋（Chan）蓋卽此字之譌。然而倩從青聲，是從青聲（Chang）之倩，轉爲蓋（Chan）也，此因 Chang 失其文意（Final）耳。猶是從廷聲（Tang）之艇，轉爲晉矣。故晉實爲艇之轉音，而晉家則爲艇家之譌。晉之人聲則爲帶，帶者舟之古音也。故詩大雅公劉「何以舟之」傳云：「舟，帶也。」是舟乃晉之轉音，然晉乃艇之轉音，是舟卽艇也。「無怪說文無艇字矣。總之，艇家晉家，皆爲舟家之譌，而舟乃晉之轉，晉乃艇之轉也。

羅香林先生在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發表唐代晉族考上篇一

文對於許先生以蛋乃艇之轉音，曾作下面的批評：

許君似於古音訓釋仍有未達，姑無論上例音釋是否合理，然即就蛋族史實言之，亦已足證蛋爲艇譌一說，不足依據。按蛋族原亦陸居，移棲水面，意乃五代後事，唐人著作無蛋人浮生江海之記錄也。艇家一詞，乃彼族一部分人移棲水面後所被稱者，未得以水居後起名詞，逆繩量昔陸居原名也。卽謂艇蛋有音轉關係，然此亦只能謂艇家一詞，原自蛋家一詞所演出，必不能謂蛋家反爲艇家之譌。」

我們認爲羅先生以唐以前無蛋人浮生江海而乃陸居的史實以批評許先生的蛋家爲艇家之譌的意見，很爲合理。可是羅先生以爲艇家一詞，乃彼族（蛋族）一部分人移水面後所被稱者，故艇家一詞，原自蛋家所演出，也有商榷之處。照羅先生的理論，艇家乃蛋家的一部分，而且蛋家又先於艇家。考說文雖只有蛋字而無艇字，然這裏只能證明蛋字是先於艇字，並非一定證明水居的蛋字是先於艇。且照事實來說，艇之存在，應當先於蛋之水居，蓋蛋之水居，必賴於艇，始較近理。至謂艇家乃蛋家的一部分，恐怕也非事實。考廣州所謂艇如艇仔，並無一定是指着蛋艇，蓋蛋艇以外，還有別種艇也。又照瓊音廈門潮州音艇仔（小艇也）的仔，是從下音，艇家的家也從下音，故艇仔與艇家有同音關係。然在瓊州一般人所謂艇仔或艇家之於蛋家，沒有關係。可知水居蛋家固是艇家，而艇家卻未必是蛋家。

第二種解釋，以爲蛋字本作但，吳下方言考引淮南子卷十七說林訓：「使但吹竽，使氏厭

竅，雖中節而不可聽，無其君形者也。」謂蛋戶與蠻戶同本作但，後世改作蠻，柳州乃作蛋。辭源蠻戶條亦云：「蠻戶亦作蛋戶，本作但，南蠻之一種。淮南子使但吹竽，使氏厭竅是也。」吳高梓先生在社會學界第四卷有一篇福州蛋民調查的文章，也說此處（淮南子）的但和蛋無異。（頁一四二）辭源與吳先生不過是述吳下方言考的意見。此外羅香林先生唐代蛋族考上篇（頁二十六）曾有同樣的意見，他的理論，可於下面一段話裏見之：

吾考呂氏春秋十四，孝行覽遇合篇載，越王不善五聲故事。謂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簫見越王者，羽角宮徵不謬，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按簫爲簫類，樂器古制比竹爲簫，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越王不善聞簫以不習吹也。此與不知吹之但微有關涉，蓋余最近考證，蛋族原卽越族遺裔。越王不習聞簫，似當時越族風氣使然，但不善竽，意亦不習吹也。但越不習吹，如此暗似謂但爲蛋之別屬，殊可能也。

羅先生不相信王念孫在讀書雜誌謂但爲但誤之說，而同意於吳下方言考。但是羅先生上面所解釋蛋與但的關係，太過勉強。高謗以但乃古時不知吹之人，並不一定證明但乃越族。考但說文訓爲拙，廣雅釋詁訓爲鈍，鈍拙之人，不知吹，較爲近理。故王念孫之說，固未可盡非。又據晉書樂志有所謂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絃管作使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尤好之。自晉以來，乃不復傳。然而但歌之別於蛋歌，極爲顯明。此外尚有但姓者，宋之但忠，明之但

也，然但爲特別的種族，而和厖有關係，均未見於史書。說文但厖二字均有，可知但厖未必相同，就使厖本作但而言之成理，我們對於厖族的起源還是沒有明確的認識；反之卻使我們對於研究這個問題別生枝節，因爲但爲種族之說，尙未成立故也。

第三種解釋以爲厖與但同音，故謂厖就是但。劉錫蕃先生著嶺表紀蠻，頗主此說。他說：今吾桂三江及黔南一帶尙有所謂但族者，但與厖同音，是必在陸爲但在水爲厖；最先原爲一族，其後逃竄分離，因而發生字異耳。（頁二五）

關係但族之見於著作者很少，嘉慶廣西通志列傳二十四諸蠻二（卷二百七十九）有一段很短的記載：

但人居山谷，種山禾，日暮始舂，無隔宿之炊，單衣不利於寒，長袴不利於走，較諸蠻最爲愚弱，懷遠縣有此種。

但人居山谷，與其說和厖人有關係，不如說是和僚僮諸族有關係。且但之歷史，據我們所知者，似不若厖之久遠。常璩華陽國志已有關於厖的記錄，又厖在唐以前多居陸。劉先生所謂在陸爲但，在水爲厖之說，更難成立。若謂但與厖同音，故有密切之關係，則與其說厖乃但之轉音，不如說但乃厖之轉音，較爲近理。然這種說法，只能說明但之來源，並非厖之來源。

第四種解釋以爲厖或卽厖之俗字。鈕樹玉說文新附考證卷六，厖字條云：

厖疑厖之俗字，玉篇但有厖，以然切，訓蚰蜒，（本方言及釋名郭注）蓋延之俗字。（漢

書司馬相如傳宛蜒，揚雄傳作宛延。廣韻上聲二十三旱，厓南方夷，徒旱切。按隋書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蜒名莫徭，據吳志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云云。竊疑厓名或本此，故隋志稱夷厓也。

這種解釋，太過勉強，鈕氏自己也不過疑厓乃亶之俗字而未敢確言。其實厓字與亶字的關係尚未確定，何況從厓字與亶字而再推到厓族與亶洲的關係。至於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之說，似乎近於荒誕，不可輕信。羅香林先生在唐代厓族考上篇，以為亶洲即今臺灣琉球地，其人即所謂東鯤人，而與厓人不無相當關係。他說：

夫東鯤臺俗，與太厓皆舌頭音，字雖不同，而皆一聲之轉。鈕氏疑厓為亶，誠所謂讀書得間者也。臺灣與閩僅隔一衣帶水，與會稽亦相近，閩越盛時，其人乘風浮海，往來移殖，自以為意想中事。故連氏開闢記亦云或曰楚滅越，越之子孫遷於閩，流落海上，或居澎湖。越族遺裔已多稱厓，則臺灣越裔之稱鯤人，假稱居地曰亶洲，曰臺灣，亦意中事也。

這種解釋，比之鈕氏的解釋，未必較好，而且羅先生所謂自為意中事等詞句，正像鈕氏所謂疑為亶之俗字的疑字沒有什麼分別。故我們對於這種主張，用不着多事批評。

第五種解釋是福建厓戶俗稱科題。（或曰曲蹄）科題的意義，羅香林先生在上面所舉那篇文裏，曾有下列一段話：

按科題或曲蹄，方音同讀題，蹄廣韻見卷一十二齊杜奚切，舌頭音也。古音脂微齊與灰皆同部，今日齊部屬字，古音每收音^三，於是題蹄二字則讀如^三，此與安南稱甸擇人之自稱為^三，及古臺灣土著之稱鯤人正相符合，以知曲蹄之蹄，與科題之題，其實皆蛋字音轉也。

福建蛋戶俗稱科題，或稱曲蹄，又稱裸蹄。吳高梓先生在福建蛋民調查一文裏說：

科題二字，本身毫無意義，不過普通福州人都稱蛋民爲科題，所以只要是福州人，一聽到科題二字，沒有不知道這是指福州的蛋民而言。據我個人的觀察看來，科題二字或是裸蹄二字的轉音，裸蹄與科題字音頗相近，或者科題就是裸蹄的轉音，也說不定。福州蛋民無論男女，全是裸蹄露腳的，裸蹄的名稱，亦許就由這緣故產生出來。

關於曲蹄的解釋吳先生說：

曲蹄二字，按閩音與科題郭倪（按福建蛋戶亦曰郭倪）都很相近，科題二字也可以說是曲蹄的轉音，這是因爲正興以前已經說過的科題二字沒有意義的。福州的蛋民，所以也稱做曲蹄的緣故，大概因爲蛋民所居住的地方，不過是小舟，他們的工作和睡臥的地方，都是在舟上，他們的空間是非常狹小的，所以他們的行動，飲食臥起等多須屈膝。他們在舟上的行動，多半是不自由的，雖然他們自己——因爲習慣和環境使然——並不覺得不自由。換一句話來說，他們在舟上動作時，他們的身體無形中要受空間的裁制，

曲蹄駝背，乃是蛋民所常有的現象，這個或者就是曲蹄名稱的緣起。

我們以為吳先生的解釋，也許未必盡然；然比之羅先生的解釋，較為清楚，較為切實。原來蛋民之曲蹄曲蹄乃蛋民的一種普通現象，不僅福州為然，典籍中之載蛋民跣足者，也並不少。然而這種解釋，只是說明蛋民之所以叫做科題的原因，並沒有給我們以蛋民的起源的暗示。

羅先生還舉出浙江的惰民，列子卷下，湯問第五裏所說的楚南炎人，以及山海經第六海外南經所說的戴國之於蛋民有了關係。這種關係，似不外是像羅先生所說的，乃意中事一樣。我們可以不必要多事討論，就使他們之於蛋民有了像羅先生所說的關係，我們對於蛋民起源的問題，還未得到相當的認識。

第六種解釋是以為蛋字是鯢字的轉音，周覺校本章氏新方言的補篇裏說：

粵語呼卵曰旦，此不識其本字，乃有臆造蛋字以當之者。不知卵字古讀如關如管，其古文關作卵，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所引說文可證。禮記內則卵醬，鄭讀為鯢，鯢、魚子也，鯢非聲同。……今人遂無有知卵之字本卵，其音讀如關如管如鯢者矣。段氏說文解字辯之甚精，觀此之今語之旦，即卵之轉音矣，又可悟今人呼水居之民曰蛋民者，蓋即卵民，亦即鯢民，因其水居，故以此賤名之。

這當然是含有蔑視的態度，我們知道蛋民二字是陸上人所稱者，蛋民自己不但少用這個名

稱，而且很不願意聽聞人家叫他們做蜃民，正像蠻夷番鬼一般名詞，是我們給予別人的。事實上他們自己不但不會叫做蠻夷番鬼，而且當我們做蠻夷番鬼。蜃人從來被人鄙視，故以蜃的賤名名之，也並非絕對沒有可能。但是我們已經說過，蜃之見於史書的，爲時甚久，唐前的蜃民的記錄。既並不言及蜃乃水居，則周氏所謂因蜃民之水居，故以小魚的蜃的名稱來加諸蜃民，是不合歷史事實的了。

第七種解釋，是以爲蛇龍蜃諸字乃同一音，所以蜃字也許就是蛇龍之轉音。劉大白先生爲鐘敬文先生做蜃歌序的附記中有云：（看白屋說詩頁二九〇）

蛇本作它，古音作佗，是D發音，龍從龍聲，古音也是D發音。蛇龍和蜃都是一音之轉，所以蜃人也許本來叫做蛇人或龍人；後來音轉爲蜃才相沿稱爲蜃人。

劉先生在這段話裏不過說明蜃音是由蛇龍轉變而來，究竟蜃音是由蛇龍轉變而來，還是蛇龍是由蜃轉變而來，還是一個問題；就算蜃是蛇龍的轉音，我們從劉先生的解釋，也不過是知道這個蜃字的來源，而非蜃民的來源。因爲所謂蜃民本來是叫做蛇人、龍人，還是神話；這一點我們當於下面再討論。不但這樣，蜃人不僅是叫做蛇人、龍人，而且有人叫他們做鯨、鯢；蜃族的；若專從音韻方面來考證，那麼一般人以爲鯨、鯢族與蜃民的關係，又怎麼樣解釋呢？

注重蜃字的解釋，以說明蜃民的起源的，也許還有好多，這裏所提出討論的，不過略舉其

要者。我們以為從這一點來考證蛋民的來源，雖非沒有價值，可是專從這一點來着想，也許有時會有太過穿鑿附會之嫌，要是同聲即稱同類，恐怕也許生出指鹿為馬的弊病。我們在上而所舉出的例子，好像都免不了這個弊病。我們的意見是：要想知道蛋民的來源，特別要從歷史上的記錄蛋民的文化與體質方面多做些工夫。此外加以音韻或其他的工具，才能得到相當的認識。

四

我們現在可以把它一般以為蛋民乃由某種動物而來的傳說，略為敘述。

第一種傳說以為蛋民是龍種。南海鄺露著赤雅上編一節裏有云：

蛋人神宮畫蛇以祭，自云龍種，浮家泛宅，或住水澗，或住水瀾，捕魚而食，不事耕種，不與土人通婚，能辨水色，知龍所在，自稱龍神，藉稱龍戶，莫登庸其產也。

照這段話看起來，蛋民出自龍種的傳說，乃蛋民自承認的。其不出自蛋民自云而以為他們是龍戶者，如圖書集成廣州雜錄（卷一千三百十四）亦言及之：

蛋戶以舟楫為宅，捕魚為業，或編蓬瀝水為居，又曰龍戶。

吳震方著嶺南雜記卻不肯定的說蛋人是龍戶，且看他說：

蛋戶其種未詳何出，或云即龍戶，以船為家，以漁為業，見水色則知有龍。

錄：

此外顧寧人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八，圖書集成廣州府風俗志俗考說蠻類均有下面一段記

蛋辨水色則知有龍，故曰龍戶。

這是明顯的指出因為他們能辨水色，而知有龍，所以叫做龍戶。對於這一點，說得最清楚的是田汝成和屈大均。田氏在其炎徼紀聞裏說：

蛋人或編籬水汧，謂之水蛋；以釣魚爲業，辨水色性，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

屈大均廣東新語蛋家艇條云：

（蛋）昔時稱爲龍戶者，以其入水，輒繡面文身，以象蛟龍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

於是可知蛋人之所以稱爲龍人或龍戶，未必就證明他們是出自龍種，而是因為他們是像龍子知龍居而已。鄺露以爲他們自稱龍種，也許未必盡然。

第二種傳說以爲蛋民來自蛇種。顧寧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八述潮州志云：

潮州蛋人有姓麥、濮、吳、蘇，自古以南蠻爲蛇種，觀其蛋家神宮蛇像可見。

圖書集成潮州府雜錄之五，（卷一千三百四十二）曾有同樣的記述。李調元 粵風蛋歌題後註解也說：

蛋有三種，蠔蛋，木蛋，魚蛋。寓漳江者乃魚蛋，未詳所始；或曰蛇種，故祀蛇於神宮

也。

咸豐興寧縣志却云：

所奉蛋家宮肖神像，旁爲蛇，每五月五日，享神而載之競渡以爲禮。

我們以爲要是因爲蛋民祀蛇而遂謂其爲蛇種，那麼像一般在南洋祀虎的人，也可以叫做虎種了。但是事實上卻不是這樣，因爲南洋的土人，和中國人之祀虎，是由於畏懼老虎，故尊崇而祀之，希望其不爲人害，並非以爲他們的祖宗是虎，故加以崇拜。同樣祀蛇的原因，也許是因爲從前的南方，尚未開闢，毒蛇猛獸，屢爲人害，由畏懼而尊崇，歷時既久，淺人不察，以爲來自蛇種，也未可知。總之，祀蛇的原因也許很多，然若謂祀蛇卽爲蛇種，殊難相信。

第三種傳說，以爲蛋民是鯨鯢的種族。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七人語蛋家條云：

蛋家本鯨鯢之族，其性嗜殺。

李調元在其南越筆記也有同樣的詞句。蛋民所以叫做鯨鯢之族，大約是因爲水居，而且像屈大均所說，其性嗜殺，猶如鯨鯢之在水裏，殘殺其他的動物一樣，故以此名加之。這個傳說，當然也含有蔑視的態度，非一般蛋民所樂聞，可以不必多談。

第四種傳說以爲蛋民是獺家。屈大均在同書同處曾說蛋民：

今止名獺家，女爲獺而男爲龍，以其皆非人類也。

這恐怕是爲鄙薄蛋民的人所捏造，而其原因，大約不外是像宋周去非在嶺外代答蠻人條裏

所云：

晉舟泊岸，羣兒聚戲沙中，冬夏無一縷，真類獼然。

東莞鄧淳所編的嶺南叢述晉人條裏所抄述周氏這段話。其意不外是以爲晉人冬夏無一縷，好像獼一樣，於是一般鄙薄晉人的人，遂說他們是獼。這種捏造，於晉人的起源上，當然是沒有關係。

最後還有人以爲他們是蛟種的。鄧淳嶺南叢述，屈大均廣東新語均有提及。我們以爲這也是沒有什麼討論的價值，不過提起蛟字，我聯想到梁任昉述異記和鄺露赤雅卷上，曾有所謂蛟人的記載。他說：

在海外有蛟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

水居的人類，據我們所知的，只有晉民，這裏所說蛟人水居的蛟字，恐怕就是傳說中所謂晉人乃蛟族的蛟之轉。又所謂其眼能泣珠，大約是從晉人下海能見物，和採珠的事實推行而來。蓋最初沉海採珠的工作，差不多是晉民特有的工作。至說蛟人不廢織績，也合事實，蓋從前晉人的衣服，多須自己織績。

考舊本述異記是梁任昉所撰，惟其中有北齊武成河清年事，故著作的時代尙有問題。不過假定這本書爲梁齊間的著作，同時假使蛟人就是晉人，則晉人水居之歷史卻在唐代以前，這一點使我們對於晉民水居的歷史的認識上，有了一種新的發見。可是對於晉民的起源的問題上，